

第 1 集

修订合编本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长沙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修订合编本)

第一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徐日晖

装帧设计：张小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48,000 印张：15.5 印数：1—3,100

统一书号：11109·176 定价：1.45元

(内部发行)

重 印 说 明

一九六一年十月，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开始编印《文史资料》（自第四辑起，易名《湖南文史资料》），至“文化大革命”前共编辑出版九辑。由于每辑印数很少，又经十年动乱，这些选辑现在均不易找到了。为供广大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研究近现代史的需要，特修订重印，每两辑或三辑合订一集，分四集出版，改名《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此次重印，删去了个别史实有出入的文章和附载的文件。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 录

发刊词·····	(1)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	程 潜(3)
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李书城(25)
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章士钊(61)
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	周震麟(74)
回忆先君克强先生·····	黄一欧(86)
追忆蔡松坡先生·····	唐才质(97)
辛亥湖南光复的片断回忆·····	阎幼甫(100)
辛亥长沙光复的东鳞西爪·····	余 韶(120)
辛亥湘西光复经过·····	黄穆如(129)
谭心休招抚宝靖始末·····	李晴云(136)
启蒙时期青年运动的急先锋——禹之谟·····	邓介松(142)
关于邹永成的二三事·····	邹协勋(152)

发 刊 词

发动在旧社会具有丰富经历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过各次重大历史事件的老年人士，及时把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及所熟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秉笔直书地写出来，传给我们的后代，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湖南在我国近代历史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往往成为各种力量（革命和反革命以及反革命的各个派系）斗争的焦点。从清朝末叶到解放以前，湖南经历过无数的大小事变，其中有一些具有全国的意义；也产生了不少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本省的范围。这些历史事件的演变和历史人物的活动是错综复杂而又丰富生动的。如何把这些历史事件的演变和历史人物的活动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来，乃是年老一辈的人，特别是曾经亲历其事的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根据周恩来主席在全国政协一次茶会上号召“具有丰富经历的老年人士，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纪录下来，传之后代”的指示，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指导下，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开展了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决定编印《文史资料》这一不定期刊物，陆续出版，以便更好地保存和积累所征得的史料，进一步推动史料撰写工作的开展。

我们所征集的是历史资料，即作者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写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要求内容必须真实具

体。但撰写稿件的文字体裁，可不加限制。至于同一历史事件，几个人所述互有出入，除了由于记忆模糊而产生的明显的错误可以商量订正外，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我们在征集稿件和编印集子当中都贯彻了这些原则。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文史资料》第一、二两辑，都是选载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

当《文史资料》出版的时候，我们谨向撰写稿件的各位先生致以谢意；并希望各方面人士今后继续踊跃投稿，共同努力来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

程 潜

我于一九〇四年十月到日本东京，在振武学校肄业。是年十二月，我和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程子楷、赵恒惕、欧阳振声、曾继梧、陈强、仇亮，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罗佩金、殷承瓛、郑开文、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伍崇实，河南曾昭文等共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翌年八月，同盟会成立，我因仇亮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我加入同盟会不到几天，仇亮引导我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金弥宅，谒见孙中山先生。先生态度和藹可亲，与同志谈，谆谆不倦。我请面示革命方略，先生指示三点：

一、首先打倒自己脑海中的敌人，抛弃富贵利禄的观念，树立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服膺主义，不与敌人妥协。

二、革命军占领地区，必须立即成立政府，以为号召，即使占领地区小至一州一县，亦应如此。

三、慎选革命基地，以发展革命力量。

孙先生言尚未竟，我插问一句：

“中国如此广大，选择革命基地，究以何处为宜？”

他讪谑在胸，不假思索地说：

“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

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那里下手；不过从现时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

此外，他还讲了许多有关革命的道理与经过，我都能有所领会。自从我亲聆这次教诲以后，一时思想大为开朗，从此衷心服膺三民主义，并心悦诚服地敬佩先生。此情此景，印象最深，至今不能忘怀。

不久，我到姬路野炮兵联队入伍一年，随即转入陆军士官学校，至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毕业。适川督赵尔巽调我和姜登选、舒和钧、王凯成四人入川训练新军，于是受同盟会委派，我担任了长江上游联络员。

我们到达四川后，赵尔巽派我充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参谋，姜登选充任工兵营管带。就职一个月后，我同同盟会少数同志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研究了四川的情况，认为要在四川进行革命，就应立个行动纲要，以为守则。当时拟定的行动纲要，大致有如下四点：一、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二、稳步发展组织；三、切实把握军事实力，应付事变；四、联络一切力量，共策进行。我们当时认为，只要这个纲要能够切实做到，那么，他方一有动作，我们可以立即响应；他方未有动作，我们也可以掌握时机，随时发难。我们商妥后，即邀集林修梅、杨瑾、季雨霖、舒

和钧、梁达沅等同志开秘密会议，讨论行动纲要，得到一致同意，当场并推我主持其事。这是一九〇九年二月的事。

那时协统是旗人锺颖，我们对他很为警惕。到三月间，川督调他带兵入藏，协统一职另调东三省道员朱庆澜接充。在朱未到差前，锺颖把混成协的事务交我代办，他专筹划入藏事务、有时也同我商量调动军队与安排人员的问题。入藏军队约二千余人，编为三营。第一营由防营改编，管带陈庆；二、三两营均由陆军合编，二营管带为张葆初，三营管带为林修梅。五月间，锺颖所部从成都开拔入藏。锺走后一个月，朱庆澜才到成都接事。

朱庆澜素有廉洁勤敏之名，有虚心好善之意，同我相处，亦颇融洽。赵督打算扩编新军为一镇，交朱筹划。朱问计于我，我说：“由协扩编为镇，要解决五个问题：其一为总方略；其二为迅速设立讲武堂以训练干部；其三为购买枪炮器材服装；其四为加紧建造营房；其五为增购马匹。除第一项属于国防，须经我们拟定后呈请军谘府核定外，其他四项，应有一年半的准备，才能成镇。”朱以为是，属我草拟计划，交赵督批准。朱推荐我担任购买枪炮器材服装的任务，并得督练公所总参议黄忠浩的同意，于是赵尔巽委我为主任，派兵备处杨瑾、曾广开为随员。我本不乐意担任这个工作，经姜登选力言，到长江中下游走一趟，多多联系同志，对革命大有好处，我才决意担负起来。

这年十一月，我们一行三人从成都出发。到了武昌，见到了统制张彪、协统黎元洪。我们在武汉三镇，参观了兵工厂、纺纱厂和陆军三十二标。三十二标训练甚好，士兵体操技术也很高明，为各地所少见。协统王得胜、刘韞玉，统带曾广大、李襄邻，将湖北建立陆军的经过情况，向我们作了详细说明。与这些高级军官接触，给我一个印象：我认为他们都是循规蹈矩、怕惹是非的

人，一旦军队有事，他们是不会从中作梗的。

在武汉逗留期间，我特别着重对下层情况的了解。经过考察，得知党人在两湖一带活动最力，革命空气十分浓厚，许多青年学生都投入新军，以展其救国的怀抱。上年冬，湖北陆军中，即有蒋翊武等组织群治学社（文学社的前身），社员如李六如、杨王鹏、廖湘芸等，都是思想进步、才能出众的人物。杨瑾与蒋翊武是旧交，我这次到武汉，因杨之介，得与蒋见面。我们两人谈话的内容，多为有关革命运动的进行问题。翊武说：“在湖北一镇与一混成协的新军中，有许多革命志士；不过因为禁网严密，侦探密布，我们文学社未便在他们之中大事发展，只能稳步前进。宪兵方面已有联系，所以我们的活动得以安然无事。”我当即告以四川方面的情况，并谓只要军队训练成熟而又为我们所掌握，只要切实执行我们的行动纲要，我想四川虽暂时落后于两湖，不久也可以迎头赶上的。翊武又说：“孙武、居正等领导的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得还好。听说谭人凤、焦达峰在湖南也有共进会的组织，今后亦应联合一致，共策进行。”我对他的意见极表赞同，相约各自努力而别。一九一〇年二月，由武汉到上海，在沪完成任务之后，又抽空往南京一趟。四月间，告假一个月，经长沙回醴陵省亲。六月间回到成都，仍供原职。

一九一〇年冬，四川陆军第十七镇正式成立，统制为朱庆澜，我任正参谋官，两位步兵协统由五十五、五十六两标统带施承志、陈德都升任。步兵中有一位统带叫叶荃，是同盟会会员，与炮兵统带、工兵管带一起，均同我们有联系，一旦有事，可以运用自如。惟姜登选没有升任为步兵统带，是一缺点。过了年，即一九一一年正月间，接但懋辛来信，大意是，“近得异人传授法术，要往广州学道，无法分身回州，有负盛意”等语。这是暗语，不久

果有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但懋辛是亲自参加这次起义的。但既不能回川，我们只好另外找人来代替他做联络工作。

四月间，川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川边大臣赵尔丰接充川督。此时全国人民正受着黄花岗烈士死难的刺激，义愤填膺；复有铁路国有风潮，川、粤、湘、鄂四省人民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各派代表赴京吁请清政府收回成命。闰六月中，接家电，得知父亲病故，只好请假回籍奔丧，把我担负的同盟会的工作交给姜登选接办。我于闰六月二十三日动身，取东大路返湘。朱庆澜送我至成都东郊，以时局演变甚剧，究应如何应付相询。我因简略进言，大意是：“老百姓与士绅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越来越扩大，十七镇新军是为捍卫国家而设的，以不介入这次风潮为好。我闻新督性情急躁，统制似应多方进言，总以不激起大变为妥。去年长沙抢米暴动，岑春煊、庄赓良受到撤职处分，连新军协统杨晋也牵连受累，可为前车之鉴。此次风潮远远超过长沙抢米暴动，希望统制相机行动。如有紧急，姜登选沉着勇毅，胜我十倍，遇事请与他商量。”朱颇首肯，互道珍重而别。

我从成都急行七天，到了重庆，其时川南、川东各大城市已纷纷罢市。从渝坐船东下，七月二十日抵达长沙。在长沙见到了文斐。他说：“自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胡汉民已不能在沪露面。但宋教仁、陈其美等已奉命从港到沪，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联络长江各省同志，指导各地工作。”我说：“这个组织极为重要。我们近年来，各省工作都是各自为政，既无联系，又无统一计划，徒然使工作受到损失。现在有了这个组织，今后工作定会大有进展。”此外，又谈了一些有关湖南反对铁路国有的情形，彼此预感到革命时机行将成熟，遂互相劝勉努力革命工作而别。

七月底，我回到醴陵，安葬好父亲，已是八月上旬了。其时，

接朱庆澜来电，大意是，四川省派我为永平观操员，须于二十日赶到北京报到。我因于十四日从家动身来长沙，又会见了文斐。他说：“浏阳人焦达峰在湖南组织了共进会，对新军士兵有联系，对会党也进行了不少工作。”我说：“四川会党极盛，我竟对之束手无策。我认为，会党流品很杂，运用这种力量，如不能操纵自如，以后必致发生流弊。我是着重在军队方面进行工作的，对会党，我不甚重视。我现欲借观操机会到北方看看，你以为如何？”文斐很赞成我北上一趟，恰好在长沙碰到程子楷由广西省派赴北京观操，正好同行。

八月十六日，我与程子楷到了汉口，到武昌寻找蒋翊武，没有碰到。十八日乘车赴京。十九日车抵彰德，得知武昌起义。是日午后到京，始知秋操停止举行。因与程子楷商量，最好立即南下，参加革命，以遂平生之愿。时京汉路已停止客运，只有赴津航海南下一条路。其间因子楷得病，稍留至二十七日才到天津，候至三十日搭商轮南行。沿途在各港起货上货，直到九月七日始抵上海。从京至沪，沿途所见，截然不同。京津两地，熙来攘往，仍然一片昏昏沉沉。上海则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尤以工、学、商三界表现最为热烈，令人兴奋。计自武昌首义，至九月十三日上海独立，不出一月，全国即有七处起义，声势之壮，为前所未有的。

在沪得知黄兴已于月初从港经沪转赴武汉。我与程子楷商量，决定同赴武汉。同路还有邓希禹、黄子伟二人，他二人均系清廷文官，愿意弃职从军，真是难能可贵。我们一行四人，于十三日从沪乘轮赴武昌，轮船准期到达汉口附近，停泊洪山江心。我们雇了民船登陆，面见洪山防守司令，说明我们是随黄兴来武汉助战的。防守司令立即写了介绍信，让我们进城。这天下午，下了一场秋雨，泥泞载道，我们冒雨步行三十里，到了武昌，城门紧

闭，守城士兵验看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城。城内人人精神焕发，意气轩昂，确有一番革命新气象。又见市上间有青年，身着青缎武士袍，头戴青缎武士巾，巾左插上一朵红绒花，足穿一双青缎薄底靴，同舞台上武松、石秀一样打扮，大摇大摆，往来市上。我想，这大概是“还我汉家衣冠”的意思吧！

黄兴得悉我们到了武昌，即于当晚派唐蟒前来，把我们招待到客栈住宿，并表示欢迎我们参加汉阳战事。第二天，即十八日，唐蟒带路，由鲇鱼套过江，到了汉阳昭忠祠总司令部。克强见我们来了，十分高兴。我们谈论了当时两军对峙的情形，得知湖北陆军自起义后，破坏了原有建制，原有管带以上官长，由于士兵不服，多已离开军队；因此，汉阳军队虽有三协和一标步兵，但由于统兵官不够，或者统兵官军事水平不高，所以力量显得有些单薄。不过士兵为革命精神所鼓舞，士气尚好。至于敌方，此时业已起用袁世凯，并派冯国璋率军两镇南下，与我作战；惟山西、陕西先后独立，清廷在在需要设防，所以除冯部两镇外，要再派兵南下，也很困难。又自十三日上海宣布独立，十五日苏、浙宣布独立后，为张勋所窃踞的南京已成一座孤城，只要苏、浙、沪合军进攻，南京即可攻下。可见汉阳战役，关系至巨，如果一战而胜，则革命形势即可稳定。

以上就是当时的基本情况，是这次见到克强同大家谈话后所总结出来的。克强并说：“湖南已派王隆中率新军四十九标和巡防营数营援鄂，我们革命声威益振。”言下对战局殊为乐观。当时谈话在座的，我记得有谭人凤、参谋长李书城、副参谋长吴兆麟和同学曾继梧等。谭白发皤皤，语言耿直，给人印象最深。总司令部组织异常简单。克强留我们吃便饭，饭后继续谈话。克强说：“湖南关系甚大，在焦、陈（作新）遭人暗算之后，问题颇多，最

好我们有同志前往联络，共策进行。汉阳战事，我已派曾继梧指挥炮兵团，颂云来得及，就请你帮助凤岗（继梧字）”。我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对革命有利，我们都是应该做的。凤岗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谈至此，即辞出。

从总司令部出来，我与继梧随即亲至龟山下选一古庙作为指挥部，并委派邓希禹、黄子伟任秘书。接着又上龟山察看炮兵阵地，见有日本三十年式七生五野炮六门、汉阳仿造克鲁森五生七山炮十八尊，炮位布置合法，还构筑了临时掩护工事。询问炮兵，得知是第八镇炮兵团的老兵，是训练有素的。惟山炮口径小、射程短，不能发挥多大作用；所幸野炮虽已陈旧，尚属可用。我在龟山了望汉口，得见租界外的房屋，大都为清军焚毁，情状异常凄惨。平日万船云集的襄河，也空无一船。一幅战时景象，呈现在眼前。我认为，既有这样的阵地，而清军却纵火焚毁人民房屋，甘与人民作对，可以说，我们既得地利，又得人和，器械虽窳朽，只要发扬革命精神，是可以取胜的。

二十二日，湘军协统王隆中率军到了汉阳，这是武昌起义后首先得到的援军，人心为之大振。王隆中与我，是日本士官同学。湘军将领卿衡、鲁涤平、胡兆鹏等都是湖南武备或陆军速成学生，尚能团结一致。只是湘军五十标自杀害焦、陈、拥护谭延闿后，势力有所扩展，而四十九标奉命援鄂，反而不免向隅，所以四十九标官兵咸感不平。不过自从开来汉阳后，由于大敌当前，大义所在，大家也就没有什么议论了，军心仍很坚固。二十二日夜晚汇报，我把此事报告克强，克强答应格外加以慰勉。汇报时，在座的除新添王隆中一人外，仍旧是谭人凤、李书城、程子楷、吴兆麟、曾继梧和我几个人。这晚集中讨论进攻问题，谭人凤首先说：

“湘军已到，正好从速进攻，不能拖延。”

克强接着说：

“许多同志都与谭石老所见相同，这是个重要问题，请大家多多讨论。”

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即说：

“我军士气昂扬，胜敌百倍，这是不待言的。但就现时情况论，我军兵力单薄，建制已破，新旧兵参差不齐，这也是事实。我认为，最好是利用长江天堑和各省响应独立的声威，作防御中的攻势准备。使敌人不敢越襄河一步。再派得力部队渡过襄河扰乱敌人侧背，牵制敌人，使之力量分散，不敢一意向我进攻，这也是用兵的通常办法。只要再坚持一月，援军日多，北方定有变化。”

克强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

“你这办法十分稳妥。不过以今日情形论，即使扼守汉阳不动，也嫌兵力单薄。”

程子楷插一句：

“防守汉阳，必须巩固蔡甸，蔡甸巩固，汉阳万全。”

李书城立即接上一句：

“蔡甸已派得力部队防守，且与此地相距很近，亦可随时策应。”

谭石老迫不及待地大声说：

“现在我军士气旺盛，正好进攻，无须迟疑，还是趁热打铁，不必‘刻舟求剑’的好。”

我看谭石屏的议论，跟我针锋相对，因而我说：

“石老的话必有所本，能够代表多数同志的意见。我意力主速攻的同志，因为受压迫太久，怀恨甚深，屈蟠求伸，自是热血灌

顶的表现。但这个敌军，非有坚强的实力或革命的内应，是不可能一击即破的。事关重大，值得再三思考。”

王隆中初到汉阳，勇气百倍，也力主速攻。我看主速攻者太多，孤掌难鸣，最后只好说：

“必须就敌我情势、兵力多寡、训练优劣，作通盘打算，最好请总司令作出最后决定。”

至此，讨论中止。是日各方传来消息，如桂、闽、粤三省的独立，海军的起义，都足以振奋人心。尤其是海军起义关系特别重大，因为有了海军巡弋江面，首义的武昌便可解除许多顾虑。

二十四日汇报，同志们莫不意气昂扬，兴高采烈。有的说：“在这样有利形势下，即使进攻不利，但因海军在我们这一边，敌人也无法飞渡长江；更何况各省都在陆续响应，宣布独立，声威之大，足以寒敌之胆。”我对进攻虽持不同意见，然大势所趋，我也不能独执己见。克强因作最后决定，准备进攻。当时总司令所辖各军兵力如下：

鄂军：

步兵第一协	协统	蒋肇鉴
步兵第四协	协统	张廷辅
步兵第五协	协统	熊秉坤
步兵第四标	统带	胡效鸾
炮兵团	司令	曾继梧
工程第一营	管带	李占魁

湘军：

步兵第一协	协统	王隆中（四十九标全部）
湖南巡防营四营	统领	甘兴典（约千二百人）

总司令部兵站司令 王安澜

为了过河进攻，总司令下令工兵营在琴断口附近架设便桥。总司令于二十六日下令，定于二十七日拂晓进攻汉口大智门之敌，企图一举突破，收复汉口。关于攻击目标、各军攻击部署和任务以及各部队渡河时刻，命令中均有详细规定。总司令率亲幕僚，于二十六日夜随同各军前进。我指挥龟山阵地炮兵，准备射击，以掩护各军前进。各军遵照命令渡过襄河。湘军为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博爱书院堤岸前进，与敌前哨线发生了冲突，惟枪声不密。我在龟山上看大智门一清二楚。我想，我们堂堂正正的进攻，敌人当然早有准备。我自到汉阳后，每夜听到敌人机关枪声通宵达旦不停，而今晚却万籁俱寂。由是我才悟到：敌军官长平日为了睡得安稳，不惜牺牲子弹，乱放一阵，表示有备；今夜不同，官长不睡了，各自站在火线上，是准备要跟我们拼一下的。

当前哨战开始时，离拂晓还有两小时。我命令向大智门发炮，十余分钟后，敌炮才对我回击。在昏天暗地中，敌人的炮弹全落在龟山后面，我们的炮更处于劣势，也没有命中目标。经过前哨战一小时左右以后，遥望博爱书院堤岸一带，始而大火熊熊，继而步枪声拍拍作响，又继而机关枪声砰砰齐鸣，最后则炮声轰轰震动。不到一个小时，这些声浪渐来渐稀，知道敌人前哨已撤回本阵地了。于是我又下令大小炮位，向大智门猛轰，敌炮不稍示弱，也向我阵地反击。正在炮战激烈中，东方渐渐发白。在龟山上，我看到两军的动作，历历在目。剧战经过三个多小时，敌军总在原阵地胶着不动，这就说明我进攻部队遇到了顽强抵抗。敌人能够顽强抵抗，必有工事与地形地物的障碍，阻滞我军不得进展。因忆数日前，我谍报报称：大智门一带，地形复杂，障碍甚多，敌火焚汉口市后，又利用残垣破壁，做了许多工事。我想这些工